

长篇小说 铁 马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暴风雨



暴风雨
地火

暴风雨
地火

内容提要

米镇内外，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反两派、斗智斗勇战犹酣。以吴光明为首的地下党组织软磨硬抗巧拒“国军”运军粮，在斗争中日趋成熟，其中吴光明巧施离间计、郭珏玉杀人不见血、绒毛猪采花蒙冤、花了银子一场空；陈四姐技压群雄、地下党又建一据点；忤逆子绑票父与兄、表姨妈暗设美人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落群雁酿成相思病……写得生动鲜活、严肃而不失幽默，“国统区”的民众拥共反蒋运动、似地火在奔腾；读来大气磅礴，荡气回肠。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恨冤家神机生新祸	寻姻亲妙算发横财		(660)
第四十二章	刘小姐热情求引见	孔丫头冷眼述血仇		(678)
第四十三章	美不美同吃一溪水	亲不亲捉弄故乡人		(695)
第四十四章	会骨肉儿女不认父	争献媚警政害无辜		(714)
第四十五章	多情女佳节缠表弟	东道主元宵戏宾客		(732)
第四十六章	痴妹妹辍学重相思	傻哥哥立志轻正义		(748)
第四十七章	徐氏女求情被拒绝	郭氏娘居心赞迎合		(764)
第四十八章	救亲兄无门酿成病	信姨妹有道赔赎金		(780)
第四十九章	二少爷白白受奉承	三牛皮滔滔话阻米		(798)
第五十章	吴光明严责真镇压	刘高农怒逐假报喜		(816)
第五十一章	男儿志党旗下宣誓	赤子心斗争中锤炼		(833)
第五十二章	通情理依旧入军门	设迷津偶尔赠金镯		(851)
第五十三章	孔桃红饮恨会仇人	郭珏玉潜心施离间		(868)
第五十四章	怀山盟孤女受凄凉	念海誓浪子历辛苦		(884)
第五十五章	因祸得福也不是福	因福得祸又不是祸		(901)
第五十六章	欠思忖信口得校舍	享清闲飞祸失巨财		(917)

第五十七章	承遗志孩童结新盟	雪私怨稚子索旧恨		(934)
第五十八章	日副官受害明大义	左老板澄清两家仇		(949)
第五十九章	吴光明奔走告大功	郭珏玉舔血显风采		(965)
第六十章	认干亲岳婿各有数	入帮会父子均朦胧		(981)
第六十一章	肖镇长落选再出丑	吴会长赴宴未沾唇		(999)
第六十二章	陈大脚威慑长街道	镇江东折服王爷庙		(1018)
第六十三章	戏彩蝶刘斌毛蒙冤	吐燕窝胡草包受骗		(1036)
第六十四章	忤逆子抱怨行无道	娇小姐怀情展风骚		(1055)
第六十五章	表姨妈暗设美人计	干姨侄昭雪勾搭情		(1073)
第六十六章	服刘蛮巧计重开业	会吴亲俏语装殷勤		(1090)
第六十七章	赛龙舟阴谋杀无辜	找借口昧心害弱女		(1109)
第六十八章	栅门口师生伸正义	奉元堂鱼龙排座次		(1125)
第六十九章	邀看戏光明生醋意	发传单徐萍植祸根		(1141)
第七十章	死国军兄弟又伤情	开内战夫妻仍做梦		(1158)
第七十一章	理母病痴女痴恋情	押粮船白子白高兴		(1174)
第七十二章	副营长巧取奸商米	二少爷勇救枪下兵		(1191)
第七十三章	胡营长拜倒鸳鸯饼	刘小姐错迎意中人		(1209)
第七十四章	反内战兄弟各运筹	坏军米父子为牟利		(1225)
第七十五章	建殊功光明挨批评	觅知己桃红信淫计		(1241)
第七十六章	癞蛤蟆贪图天鹅肉	落群雁酿成相思病		(1257)
第七十七章	烂军米嫁祸眼中钉	还报复施展连环计		(1274)
第七十八章	胡老兄义成盟弟情	郭姨妈撕碎侄女心		(1291)
第七十九章	赠金表刘府交好运	赴寿筵徐家遭冷遇		(1306)
第八十章	倚权势儿子自择偶	恨逆行父亲别为媒		(1322)

第四十一章 恨冤家神机生新祸 寻姻亲妙算发横财

吴光明回到唐家，时夜已深，各处却灯火依然，麻将、骨牌，声响不绝。骰子与瓷碗的碰击声，铃子一样清脆。猜拳的吆喝声，男女的调笑声，阵阵传来，仿佛这深宅大院里并没有已近三更时分。只有他住的中厅一带，还是像往常一样寂静。

光明先去郭珏玉房间，里面漆黑的，摸摸门搭子，上了锁。又去刘紫兰房前，也一样。紫兰不会外出，一定是被唐伯仁邀着玩去了。自从去过徐家，紫兰与他疏淡了，而与唐伯仁反而亲近多了。既然都不在，他便趑趄转身回自己房里去。他划燃洋火，点上洋油灯，狼狗即从床底下钻出来，直立后腿，扑到他的胸前亲热。光明这才记起来，他早晨送姜五走的时候，怕本田缠着姜五难舍难分，将它关在自己房里，已经饿到现在，它竟没有闹着要出来吃饭。他双手抱住它，把自己的脸紧紧的贴在本田的脸上，想到姜五，抚摸着本田油亮光滑的脊背，又是一阵心酸，渗出了几滴泪水。一阵伤感之后，他才想起应该立即给本田去弄点吃的来。他叫本田跟他出去，可是，本田怎么也不听他的，只是一味高兴，擦着他的双腿转来转去，不断地跳腾，就是不肯出去，看来，它因主人回来了，高兴过度，忘记饥饿了。光明要本田留下来，自己去弄点东西来，本田也不依，用肥大的躯体挡着他，不肯他出门。什么吆喝使尽了，本田就是一个不听。本田这样顽劣，还是他第一次看见。光明只好坐下来休息，等待本田过分兴奋渐渐平息后，再去弄吃的。

坐下来头脑清爽一阵，立刻，脑子就被祥叔的家被砸的惨事占住了。他还来不及想一想，房门被人推开了。他吃了一惊，忙站起来。来人是郭管家，雪亮的长电筒光柱，直射他的两眼，怪刺眼的。

“郭先生，打手电要讲礼貌，不要对人照！你是长辈，总懂得点规矩吧。”光明有几分生气地说。

“开口就是郭先生，连叔外公也不喊，你有礼貌？我是长辈，你是孙辈，还要讲斯文规矩？你才要学斯文点。这里是唐府上，不是姓吴的窝，你清白不？从今开始，你什么都要遵从唐家的规矩，把你跟姜五学的那一套流腔白调，都要丢了。告诉你，在唐家当少爷，就要用唐家的规矩，由你野不得。”

郭管家今天神气多了，话也多了，看他的神色，也许是因姜五走了，比昨天精神了十倍。他说完了这一气话，才慢腾腾地将手里的钵子放到地上，又叨咕起来。

“本田这东西也学了你的坏。你出去一天，它连哼也不哼一声。还是傍晚时我发现它，被你关在房里。我去弄来了一大钵饭菜，里面有肉有鱼，它连闻都不闻一下……”

“你开了房门？”光明脱口质问道，他警觉到郭管家有他房门的钥匙。

“没有。”郭管家虽然晓得自己走了火，但是，立刻镇静地否认，“我是隔房门逗它的。狗有敏感的嗅觉，能闻不出香味来？它如果想吃，就会来打门，那时，我会当着大太太来撬开你的门。我不会一个人开你的门的，二少爷。”

光明明白了，郭管家肯定有自己房门的钥匙，他说话到末尾都软多了。光明装作无所谓，说：“叔外公就是开了也没有关系……”

两人的称呼马上改变了，气氛自然和缓多了。光明叫本田吃饭，本田这才乖乖地吃起来。

郭管家为了掩饰自己的破绽，有意将话题岔开，使光明不去

想它。他将油灯捻亮些，房里通明透亮的。他又先开腔说：“姜五也太执拗了。我和珏玉都想留他再做两年，他硬是不肯。人嘛，还算好人，临走连热水、开水都烧足了，昨晚几十个人都没有用完。他添的火也添得好，只怪我没有及时派人去照料，所以，没有接上火来。我喊你帮忙的那时，确是快黑火了，今天中饭到两点才吃……”

“姜五伯已经走了，你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光明听起来烦躁。

“三年半时间，也有点手足情感呗！”郭管家毫无愧色地说，不过，他用双手挪了挪破眼镜，好像他是有意遮住自己的脸，“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整天没有回，我时刻挂念本田，担心它饿肚子，它几个月来，帮我巡夜守夜。我老了，体质也弱多了，深更半夜出门，感觉得很畏寒怕冷，它打饿肚，我当然不忍心。大老爷那次吃了它的亏，定要杀它，我帮它求了好多次情……”

“这些事我都晓得，你留着神气，还重番四道讲有什么用？早些去睡吧。我也想睡了。”光明不耐烦地说。

“你开句口，要本田代我出去巡巡夜，那些守家狗，都是些懒种！白拿钱、吃饭，天一黑就困在牌赌里，今天我真累死了……”

本田已经吃过饭，光明叫它出去，它才亲过光明后，跟着郭管家出了门。

“我会待你好的……”郭管家在本田头上轻轻一拍，狼狗汪地一声，唬得郭管家与本田同一声惊叫，光明忍不住也笑起来。

光明将房门关上，把灯捻细点，仔细检查房里的每件东西是否动过。没有动过的迹象。看来，郭管家背着 he 外出进房来，这其中是有奥妙的，好在他刚住到这房里，姜五就已经叮嘱过他了，凡是可能引起疑点的东西，他都没有放在房里。今后，更应该特别注意。他摊开被子，将灯吹灭，一头钻进被窝里。估计已

是三更时分，该是秋安破锣敲响的时候了，但是也许是那嘈杂的牌噪音将锣声淹没了，居然没有听见。黑暗中，他仰望四壁高墙，除窗口有些微的麻亮外，仿佛置身于一个大方铁桶中，宁静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思绪。亲人的离别和亲人的到来，这一忧一喜，都不能抚平他激动的心。他即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而迎接他的又将是何等艰巨和伟大的事业！由此，他想到晚上路过小酒店门前所听到的谈话声：呈祥家被砸了！他感到震惊。祥叔和贵婶才结合，大家为他们的婚事绞尽脑汁，就连自己，也参加装扮贵婶的角色，好容易从刘高农身上取得点钱，为他俩置办点家什，勉强收拾成个家，而今，狠心的歹徒，趁他俩不在家，将他们的新家毁了。呈贵叔？他当众说得很慷慨！长庚叔？他不在米镇，断指明心才几天！黑箩？那又是谁的主使？肖平湘？这……小酒店里那些人，到底是帮什么人？光明想到这些，悔不该信马汶岩的劝阻，当时要一个牯牛撞角的架势将店门撞开，看清人，不就晓得了？他仔细回忆那说话人的声音，好像熟悉，却难以肯定。这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真正是忧喜参半，心情难定，错综复杂的事实，千丝万缕般地交织在脑子里。当曙光在窗口报晓的时候，他才发觉天已放明，整个夜晚没有合眼，也没有半点睡意。按郭珏玉的吩咐，今天还是他外出拜年的日子，他一个鹁子翻身坐起来，趁早出门去，先去看看祥叔家到底被砸成个什么样子。

刚出房门，照面就碰上了郭珏玉，她那一副困惑的脸色使光明一眼就看出她有要事找他。

“昨晚我回得晏，到娘房门前看过……”光明说。

“我四更时才回来，又没有睡着，就早起来了。怕打扰你的瞌睡，所以这时候才来等你。”郭珏玉走进光明房里，“天还不天亮，点燃灯，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娘，你要保重自己的身子，晚上早点睡。”光明点上灯说。

“还是你挂念娘，你只说一句，娘劳累的身子就舒服八成

了！”郭珏玉满意地微笑着说，灯光下，苍白的脸上，从那深壑般的皱纹中，还浸出些微的红晕来。她将光明拉到床边上同坐下来。

“你五姨以为我昨晚不会回，被老爷拉去陪坐，她又不晓得打牌，呆坐在一边，连看也不晓得看，又不打瞌睡，真佩服她。近来，她倒跟老爷亲起来了，也好，免得老东西看见我就是一副牛肉脸，也免了我好些口舌，随他们伙去，我们娘崽俩好做正经事。”

“娘，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太劳神了。”

“是呀，不该去想那些空事。”郭珏玉说，将光明的衣领扯了扯，“光明，娘现在只有你了……我昨晚回来得晏，在外面听到不少风声，什么狗屁特务营到元宵才接见各界人士，我找过那个姓胡的营长，他也一口只随贵爷子，平素有人上门拜访都被拒之门外。元宵那天，各界都打算送礼上门，尤其那些手里屯有谷米的老板谣传他们送得重。有的说三五百，有的说上千，谁晓得那些奸巧狸乖的东西到底会送几个钱上门？那呈贵爷子，一张布告，就把全镇的屯粮都给封了，真是县官不如现管。晓得他骨子里是要什么花招？光明，不过也不能大意。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来者遭殃。我昨天就套过很多老板的口气，想看看他们的出手有几多大方，但是，他们都守口如瓶，说尽假话骗我，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份的缘故，人家警惕我，故意不露出半点风声来。我估量一番后，决意要你去打探一下，看镇上的小老板，到底能拿出几个钱来恭维艾大营长。依我看，你姨爹这个绒毛猪，情绪特别好，这其中，他准有名堂。我问过沈瞎子，是一问三不知。这东西，看来迟早要跟我翻脸的！你今天耐心去套套他的口气，看他送多少礼，我们再决定自己送多少。只要那贵爷子收了，今后，你就更好跟他打交道了。这次送多送少，都以你的名义，你是堂堂正正的二少爷，就代表我们了。你不能露我和大老爷，如果露了，岂不小了我们做主子的，还要在他贵爷子面前低三下

四？依我的，关系要拉上，却不能降低我和大老爷在贵伢子面前的身份。我看你就从姨爹那里打听起，如何？”

“娘，你的意思我都懂得了。”光明说。

“好，越来越聪明过人了！这就叫举一反三，你看着办去。”郭珏玉说，“其余不关我们家的事，你就少管闲事，听着就是了。还有。”郭珏玉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稍许歇了口气，才说：“我手里还有几千石谷米，少一块一石，聚少成多，就是几千块！这钱将来全是你的，不能白被贵伢子他们刮了去。你姨爹这个绒毛猪，近来放肆巴结贵伢子，无非是想把军粮加工的生意揽到米厂去做，他们中间有什么鬼名堂，你也用心听听。我们不能让人家踩在脚下，借我们作垫脚石爬上去。你走下面，我走上面，我就不信他贵伢子，能跳出我的手心！”

“娘，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木脑壳，人家办得到的事，我也办得到。”光明说。

“好崽，好崽，有志气！”郭珏玉几乎是心花怒放了，“做人就要有这样的气魄——不服输！贵伢子呀贵伢子，你一个小小的营副，还抵不得我光明十七岁的头脑，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看着办吧。今天，你先去刘高农家里观观动静，听说这绒毛猪几天没有露面，准是搞鬼去了。”

郭珏玉又从口袋里扯出查法币塞给光明，又将光明的衣领抻一番，表示极亲热极爱抚的样范来。但是，她企图拉拢胡方华没有成效的事，并没有说出半句。光明听得出她的意图，只是连连嗯声。他想立即出门，却被郭珏玉强留下，必须吃过早饭才能出门。郭珏玉亲自去厨房，吩咐新来的厨师提前单独做出早餐来。

早餐是两荤一素一汤，吃起来没有姜五伯的味道。厨师昨晚才来，姓何，郭管家请来的，年纪不到四十岁，老是一副笑脸，看人总是那么甜蜜蜜地侧着头。当饭菜全送到桌上的时候，他还不走，等得光明尝过一两样菜之后，他还要问上一句：“二少爷，

味道如何？”

“好得很。”光明随口赞赏道。

“比起姜师傅的呢？”何师傅靠近了桌子，侧着头又问。

这可难住了光明，他该怎么说呢？前后思量，光明说：“你和姜师傅都是老手艺，一样的好！”何师傅听了，不好再问，快地离开桌旁，口里啧啧的咕嘟着：“新老齐等，到底是伶范崽！”

光明听了，几乎呛出饭菜来。

何师傅的菜，除了过咸外，并不觉得有其他高超之处，远不及姜五伯的咸淡相宜。咸菜好咽饭，他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待到第三碗才慢下来。此刻，正值五姨太刘紫兰抱着逢春经过。光明忙喊：“五姨。”

刘紫兰抬头看了他一眼，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嗯声，脸上没有笑容，容色很尴尬，没有停步，就要离去。然而，刚半岁的逢春，却从紫兰的肩间扭转身，向着光明跃动着身子，挥出小手，要到光明这边来。

“你要去哪里？”紫兰站定了，别转头问逢春。

逢春还是向着光明跃动着身子。紫兰心痛孩子，虽然近来与光明格格不入，此刻逢春的要求，她也不得不顺从，于是，别生生地转过身来，走到光明桌边，生硬地说：“怕是有重要事去吧，咯早就吃饭？”

“娘要我到你家里去，有信搭吗？”光明说，夹上一小点豆腐喂到逢春嘴里。

“没有要搭的口信。”紫兰说，神情有点儿凄凉，和着几分失落感，“我这号人，就是有事，又会有谁放在心上呢？不如不搭的好，免得多费口舌。”

“不见得吧。”光明说，“姨爹历来很挂念你。”

“……算了，我说不清。”紫兰说，似有伤感，别转头去，对逢春说，“尝到味了，总知足了吧。”抱着逢春走了。

光明从刘紫兰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每每听到紫兰这些话，就好似紫兰将一块铅塞进了他的胸膛。此刻，他连一口饭也咽不下去了。便放下碗筷，离桌而去。

且说呈祥和贵嫂在家，一连几天，闷得实在慌。晚饭前，光兴来请他们一家去吃晚饭，说是钟志成过来拜年，父亲打发他来的。要是平素，呈祥绝不会去，因为他对钟志成实在缺乏兄弟感情，总觉得钟志成不是个味。到底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既有光兴来请，便与妻子和两个侄儿一道上志坚家里去了。俗话说：人以脚步为亲。走得多了，见得次数多了，不亲的人也就亲了。这晚跟钟志成拉扯了很多，加上钟志成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很风趣，坦诚，几个人凑在一块，越谈越有劲。红斌与红辉又有光兴和两个妹妹伙在一起玩耍，竟也没有睡意，一家人到两更过后，还不想回家。其实，正是到起二更时，一帮蒙面歹徒才将他家的门撞倒，冲进屋里，胡乱打砸，将被褥铺盖撕破践踏。前后不过十分钟，待到隔邻邹四仁嫂子发觉时，歹徒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呈祥与贵嫂子得知回家，已过三更时分。贵嫂急得眼泪巴沙，呈祥却不当一回事，还风趣地说：“暂且算了吧，本来不全是你的，总有一天要算清这笔账。”将被砸烂的东西，尽数扔出门外，还喝那些七嘴八舌的邻人，都回家睡觉去。志坚看此情景，虽然气愤填膺，一时也不道长论短，憋着一肚子气，回家去了。

光明急急奔到呈祥家门，在他眼前呈现出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窗户被砸得稀烂，红纸囍字倒悬着——但没有撕断。大门被推倒，门框和门楣都倒向了屋里，祥叔正在往外推。门前被打碎的器皿，撒成一片，贵婶还在将屋里的破家什往外扔，一床被撕得丝丝挂挂的纹帐，正被她扔了出来。光明见了，喊声：“贵婶，帐子不能不要，补好还能挂。”

“啊，光明，你真早。”贵嫂强装一笑，眼泪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该五雷劈的，不晓得跟我们有什么天大的仇，咯样狠

心!”说着，啜泣起来。

“你讲不急了，又着急了。哭有什么用？捡好场，有口锅就足够了。这年月，只要锅里有米煮，就是好的，这些破烂，还抵得一向柴火。”呈祥过来迎着光明，说，“光明，你说是不？懒人有懒人的福，冒得柴烧又倒了屋。这门框门板，当柴火还不经烧，都朽了。”

“祥叔，你真想得开……”光明说，他倒被呈祥的开朗驱除了忧伤。

“想不开又怎么样？狗杂种会赔你的东西？世上的东西都是人做出来的，也没有不烂的东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说的是吗？”呈祥说。

“是倒是的，不过……”

“不过什么？少讲闲话，此时此刻，还不是辨真相的时候……屋里看看去。”呈祥将光明让进屋里。

“你真说得轻松！”贵嫂责备呈祥说，“置这点东西，还搭帮光明出了力……”

贵嫂勾出一句回忆，引得三人都笑了。

“祥叔，你心里有底不？”光明轻声问呈祥。

“难说，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呈祥说，“你也不要瞎猜，不要一事未了又生出是非来。人家要去猜，他猜他的，我们可不能乱说。”

两人谈不上几句，门外来了好些人，大都是碓坊师傅，也有几个警察，呈祥和贵嫂都出去打招呼，光明趁此离去，不料被冯白子挡在面前。

“二少爷，恭喜恭喜，给你拜年了！”冯白子恭敬地向光明打起拱手来，笑眯眯的。

“论年纪你冯警长是长辈，还给我拜年？怕是颠倒了把。”光明说。

“颠倒什么？二少爷，人只要有钱就为大，不论什么辈份、

年纪。”冯白子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有钱三岁是公，无钱百岁是孙。过去我比你大，如今你比我大了，理所应当给你拜年。”

“算了吧，冯警长，我还有事去……”光明别开冯白子要走，冯白子又一次挡住光明，“你还要怎样？”

“没有别的，二少爷，跟你拜了年，多少给几个押岁钱……”冯白子嬉皮笑脸地说。

“我没有钱。”光明又要走，冯白子缠住他不放。

有人在一边说：“二少爷，你也应该给冯警长几个钱，他咯大的年纪还跟你拜年，把自己当成了晚辈，你就给几个子。冯警长是不嫌多少的。”

有人一边讥笑冯白子说：“老冯准是昨晚没有去小打捞，今早没有菜钱了。”

“是又怎么样？穷又不丑！”冯白子反而高声起来，“我也一家一室，不打捞点喝西北风去？真他妈的饱汉不知饿汉饥！”

光明掏出两张法币，趁冯白子呵斥别人之时，塞进他的口袋里，才算脱了身。

光明本想跟祥叔论论砸家的事，估估作恶的人是谁，被呈祥几句话就封了嘴，不便再提自己的看法，便径直往刘高农家来。路上，老远就看见弟弟带着贵叔的两个孩子，正自高兴，谁知光兴早就让路别开他。他忍不住呼唤一声：“光兴！”光兴连头也没有抬，一手牵着一个，匆匆往祥叔家方向去。光明伫立眺望，看着光兴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

再说刘高农，自沈华钦手里得到唐正坤的手迹之后，得知正坤约定紫兰会见的的时间和地点，一个春节期间过得极舒畅极痛快。加上大成昌米厂即将建成，又刻意逢迎巴结呈祥和贵嫂、志坚等一班与呈贵有瓜葛的人，对今年的生意抱有十足的信心，因此，成天喜笑颜开的。五朝之前，将一切能请到的人都请到了，天天是宾客盈门。他家的常年腊菜虽然有名，请客期间，腊菜里再加些盐，吃起来咸得使人龇牙颤筋，居然也被络绎不绝的客人

吃得所剩无几了。看看正坤约紫兰会面的日期将近，为了不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他悄悄地提前两天去了汉口。刘高农很少出门在外游荡一两天，按他的话说：“出门钱，出门钱不当钱。”在外一是花销大，二是他认为自己土里土气的，在大都市里逛，与那些城里人相比，真有相形见绌的滋味，比一个摆地摊子的小贩还不如。再加上他挂念家里的生意，没有他在，可能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此次却不同，他是早已运筹帷幄之中了，到汉口正坤那里去，捞一笔大钱回来。到了汉口，他先打听到正坤与紫兰会面的地点，才放心到街市上逛逛。逛饿了，摊担上胡乱吃点饱肚。逛累了，茶棚里泡上一杯茶，加它八九十次开水，喝得拉尿才离去。逛黑了，拣个最便宜的下等伙铺歇下来过夜。虽然这样，他却感到极满足极愉快，容光焕发。他于约定的日子，早早地来到会见正坤的地点。他一直守候在门外，盯着每一个出进的客人，从天麻亮快到中午时分，均不见唐正坤的影子。直到中午稍过，才听得高楼顶上有喊声：“刘高农！”

天啦！仰头看去，毡帽就滑到脑后去了。他捡起帽子，来不及戴上，就连忙向楼顶挥动毡帽答话：“正坤，我在这里！”可是，楼顶上的唐正坤早已没有了影子。他心悸得很，向楼房的大门匆忙跑去。

“干嘛的？”大门口的侍者挡住他问。

“会客，干公的。”刘高农光着头，也学着哈哈腰的礼貌。

“我们不是干公的，而是干私的。”侍者说，“这大旅社是私人老板开的，我们是帮老板做事。你会客，会谁？”

“唐正坤。我们湖南湘潭伯仁大老爷的大少爷。”刘高农打出了唐家这张王牌。

两个侍者听了，相视而笑。一个鄙夷地说：“一个县的大老爷，有几个钱？就是你们长沙的大老板，还抵不得我们老板一个指头。单说这个大旅馆，就是几火车皮的银子才能建得成。你们县里的大老爷，有几汽车银子？”

侍者的几句话，吓得刘高农无以对答，脸都有些发烧了。

“老头子，我看你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土财主吧，乡下几个刮地皮的钱，拿到这汉口大都市来，还不够几天的花销。你哪里有什么贵戚住到这大旅馆里来？”侍者不放他进去，刘高农一时手足无措，讲了一通好话也没有用，只能在门外磨蹭，间或又举头望楼顶——其实看不到，只是做做象征性的动作而已。又过了半餐饭久，才等得唐正坤下来。正坤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亮的，比他早几年看过的时候，还风流倜傥了。刘高农一见正坤，胸有成竹地喊道：“妹夫子，我等你大半天了！”

“紫兰呢？”唐正坤第一句话就问，扫视门外。

“紫兰？”刘高农不惊慌，勉强一笑，“过年这向，她受了点风寒，正在吃药，就打发我来了。”

唐正坤的神情冷了片刻，之后，领刘高农进了旅馆，正坤住六楼，领刘高农一道拾级而上。刘高农初次进得这样的大旅馆，上这样的高层洋房，真像登入了仙境一样，边上踏步，边浏览这大世界里的新鲜景致。真是乡里人进了城，两眼忙不赢。那说不完道不尽的楼内装饰，是他第一次才看到的，难怪侍者说：长沙的老板，还抵不得他们老板一个指头。唐伯仁与他们老板比，算不得什么了。自己嘛，就更不消说了。来到六楼，进到正坤房里，刘高农已经感觉得很累了，一屁股坐进沙发里，吓得哟出了声，他深有感慨地说：“你住得起这样的豪华旅馆，我进都进不来！”

“我是因为等紫兰，才租下这房间的，前年沦陷中她来头次，实在委屈她了。”正坤毫不隐晦地说，“不是因为我那个娘来，她还会多住几天的。”

“晓得，晓得。”刘高农现在听到的，与自己所推定的，没有两样。

“也难怪他们守门的不放你进来，近来时局更紧张了，国共两党虽然定了停战协定，汉口却一天也没有宁静过，都是些国